

(美) 切斯特·海姆斯 著 杨成 邓文娟 译

BLIND
MAN
WITH
A PISTOL

持枪的 盲人

持枪的盲人

Blind Man With a Pistol

(美) 切斯特·海姆斯 著

杨成 邓文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持枪的盲人 / (美) 海姆斯 (Himes, C.) 著; 杨成, 邓文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225-993-5

I. 持… II. ①海…②杨…③邓…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25070号

BLIND MAN WITH A PISTOL

by CHESTER HIMES

Copyright: © 1969 by Estate of Chester Hi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SLYN TARG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7993



持枪的盲人

(美) 切斯特·海姆斯 著; 杨成 邓文娟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设计·邱特器
yp2010@yah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一版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93-5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前言

我的朋友菲尔·洛马克斯告诉我：一个举着枪的瞎子在地铁上朝一个打了他的人开枪，却打中了过道对面正在看报纸的一位无辜者。我想，太他妈的对了对了，这正和如今报纸上的那些新闻——贫民窟的暴乱、越南战争、中东地区的暴政——如出一辙。然后我又想到了那些高谈阔论的领袖们，他们总是怂恿我们容易受伤的黑人兄弟自相残杀。再往深里想，所有这些没有组织、没有条理的暴力其实就是一个手里拿着枪的盲人。

切斯特·海姆斯

“眨一下眼，你被抢劫了。”棺材主埃德在给一个要去采访哈莱姆^①贫民窟的白人一些忠告。

“眨两下眼，你就死了。”掘墓者冷淡地加了一句。

① 哈莱姆 (Harlem, 又译作“哈林”), 是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 原名来自一个荷兰的村庄。曾经是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 也是个十分贫穷, 且犯罪率极高的地区。

1

在第一百一十九街上，有一幢废弃了的三层砖房，好几年来，这幢房子的前窗上一直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正举办葬礼。五年过去了，这幢房子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你要走过一段木楼梯，才能到达那扇破裂的、生满苔藓的前门，由于楼梯太过腐旧，爬这个楼梯就如同走在一棵横跨河流的树干上。地基已经逐渐倒塌，房子的一面沉下去一英尺多，比另一面低了一些。用混凝土修筑的窗沿都已经掉了下来，前墙上不断剥落砖块，对过往的行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大部分窗户早就已经破败不堪，都用棕色的包装纸代替了。多年前为修理屋顶的漏水而铺上的油布，如今其边缘还依稀可见。没有人知道这所房子的里面是什么情况，也没有人关心。如果这里曾经举办过葬礼，那也是这条街上所有居民最早记忆之前的事情了。

警察巡逻队每天都经过这里，却只是毫不在意地扫上几眼。警察对葬礼可没兴趣。建筑检查人员也是用另一种方式看待它。燃气与电

表记录人员从来不在这里停留，因为它不用燃气也不用电。唯一进出这幢房子的是一群身着纯黑色法衣的短发黑人修女，她们有时夜里也来，像猫踩在热锡罐上一样迅速地走过腐烂的楼梯。旁边的邻居都猜测这是一个女修道院，尽管这幢房子已经年久失修，状况糟糕至极，但感觉上完全合理，因为吉姆·克劳主义^①女修道院大都是这个样子。

直到有一天，窗口处出现了另一张无伤大雅的告示，写着：征集育龄妇女，要求热爱上帝。详情请入内询问。这一告示引起了每个人的关注。巡逻队的两名白人警察如同过去一样，开车巡逻这条街，在经过这幢房子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警察突然叫道：“哇，伙计！看看那里写着什么？”

司机一脚踩住刹车，又向后退了一段，以便能看到上面的字。“征集育龄妇女。”他念道。他只能看到这几个字。

他们都想到了同一件事——一个黑人女修道院挂一个“征集育龄妇女”的牌子是怎么回事儿？育龄妇女是为傻瓜准备的，而不是上帝。

副驾驶座上的警察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打开车门，走到人行道上。他调整了一下皮套里的手枪，解开了皮套封盖上的纽扣。司机也下车来到街上，绕过汽车，站到了同伴的旁边，在手枪套上做了一个相同的动作。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那张告示，那些糊着棕色包装纸的窗户，以一种好像从未见过它的神色观察着这座逐渐剥落倒塌的大建筑物。

这时先下车的警察猛地扭了一下头，说道：“走吧。”

^① 吉姆·克劳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此期间，美国特别是南部诸州通过了在公共交通工具、学校、公园、墓地、剧院、餐馆等场所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以“吉姆·克劳法”著称于世。

后下车的警察跟着他走了。当第一个警察自信满满地把他那只大脚踩到有他膝盖那么高、已经腐朽了的楼梯上时，他开始惊叫了起来：“我的天，该死的！这些楼梯都腐烂了。”

第二个警觉得对于这个明显的事实没有任何作评论的需要。他提了提手枪皮套上的带子，说道：“我们到后面看看。”

他们艰难地穿过房子周围齐膝高的杂草丛，杂草丛就像一个地雷阵，里面有瓶子、锡罐头、生锈的床垫弹簧、残缺的金刚砂石头、腐烂的绳子、猫的尸体、狗骨头、发臭的垃圾坑，还有一群群瓶蝇、家蝇、小昆虫和蚊子。“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在这么肮脏的地方活下去。”第一个警察用极度厌恶的口气说道。

但是他没发现什么不正常。他们来到房子后面，发现二楼后墙的一部分已经倒塌，一个房间完全暴露在外面，经受风雨的侵蚀。地面上堆起来的碎石是通向打开的后门的唯一途径。他们小心翼翼地爬上这堆由破红砖和石膏堆成的石堆，扬起了一阵厚重的灰色尘雾，最终畅通无阻地走进了厨房。

一个肥胖的黑人男子，裸露着上半身，用似乎要从那张湿湿的黑脸上蹦出来的浑浊双眼随便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继续干他手上的活。在木板已经翘起来的地板的一角，一块从汽车上弄下来的生锈的旧铁板放在四块砖头上，铁板的中央放着一个砖块做的火箱。火箱的炭火上放着一个被烟熏黑了的铁罐，是那种典型的南方黑人女佣用来煮衣服^①的铁罐。现在那里面装满了某种汤料，发出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味道，浑身是汗的黑人漫不经心地缓慢搅拌着。这个黑人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用粗糙橡胶做成的一个畸形模型。他那张圆圆的黑脸上长着一张兔唇嘴，还不停流着口水，光头，裸露着灰色的脑壳。

^① 黑人常用这种方式为衣服消毒。

灰色泥墙上的土黄色墙纸已经退色，满是锈迹和水痕。还有好几处墙皮都已经剥落，露出棕色的木条板。

“黑奴，这里的房东是谁？”第一个警察以命令的口气问道。

黑人继续搅拌他的汤，就像没听到一样。

警察涨红了脸。他拔出枪走上前，用枪柄疯狂地猛击黑人的肋骨。
“你听不见吗？”

黑人举起搅汤的长柄勺敲警察的头。第二个警察一跃而上，用枪托打黑人的光头，黑人咕咚一声倒在火箱旁边的旧汽车铁板上。

一个黑人修女从一扇门里走了进来，看见黑人昏倒在汤罐旁边，两个拿着手枪的白人警察在他旁边大叫着。其他黑人修女也匆忙跑进来了，后面跟着一群光着身子的黑人小孩。两个警察一下子慌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逃走。但是第一个警察在跳过后门时，脚没站稳，整个人滑进了后院高高的杂草丛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第二个警察在门口转过身，用枪对准混乱的人群，防止他们靠近。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一种整个人掉进了刚果河^①中央的奇怪感觉。

房子外面的警察爬了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说：“我去叫些人来，你能挡住他们吗？”

“哦，没问题。”第二个警察回答中透露出来的信心比他实际上有的要多得多，“他们只不过是一群黑鬼而已。”

当第一个警察向哈莱姆区警局传达完请求支援的需要，再回到房间时，一个年纪非常大、身着布满斑点的白色长袍的老人走进了厨房，他把所有修女和孩子都清理了出去。这位老人的脸很干净，羊皮纸一样的皮肤紧紧地包着面部的骨架，看上去像一个皮做的面具。布满皱

①刚果河（Congo River），又称扎伊尔河，非洲第二长河，位于非洲中西部。

纹的眼皮耷拉在他蓝色的眼睛上，让他看起来像一只乌龟。他的声音很嘶哑，却带着温和的责难：“他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很暴躁，这个傻子。”

“你应该教他更好的袭击警官的方法。”警察抱怨道，“这味道闻起来就好像我掉到了粪池里。”

“他在为孩子们做饭，”老人回答道，“有时候闻起来的确奇怪。”

“闻起来就像大便。”另一个警察说，他在市立大学学习过。

这时一个修女走进厨房，愤怒地说道：“这是大杂烩，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白人那么有钱。”

“好了，好了，芭特卡普，这两位绅士没有恶意。”老人责怪道，“他们只是出于自卫。况且他们已经原谅巴伯的鲁莽了。”

“不管怎样，他们来这里干吗？”她还在嘀咕着，老人使了一个眼色，她才快步走开了。

“你是房主吗？”一个警察问道。

“是的，警官，请叫我山姆牧师。”

“你是一个僧人？”另一个警察问。

老人的脸上挤出一个笑容。“不是，我是一个摩门教徒^①。”

一个警察抓了抓头发，问：“这些修女在这里干什么？”

“她们是我的妻子。”

“哦，我的天！一个黑人摩门教徒拥有一大群黑人修女妻子。那这些孩子呢？你这里是一个孤儿院吗？”

“不是，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在主的允许下我努力地抚养他们。”

两个警察直直地盯着他，都很怀疑他是不是把他们当做傻子。

^①摩门教徒通常即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

“你是指你的孙子？”一个警察提示道。

“更有可能是玄孙。”另一个警察补充道。

“不，他们都来自我的身体。”

警察睁圆了眼睛盯着他，问道：“大叔，你多大年纪了？”

“我想我大约有一百岁了。”

他们张大嘴巴看着他。从房子里面传来孩子们嬉戏玩耍时的叫喊声和笑声，还有女人提醒孩子保持安静的温柔的劝告声。

这时一种动物的味道渗进厨房，渐渐盖过了汤的味道。这是一种熟悉的味道，一位警察努力地在记忆中搜寻着。另外一个警察入迷地看着老人那双蓝色的眼睛，它们让他想起了在一家珠宝典当行看到过的钟乳石。

那个胖胖的黑人又开始搅拌汤了，警察们拔出枪做好准备。黑人突然躺在了地上，看了看警察，然后看着老人说：“爸爸，他打我。”他流着口水，用一种几乎不能辨识的声音告着状。

“爸爸会把这些坏人赶出去的，你去玩房子游戏吧。”老人用嘶哑的声音说道。当他与这个白痴儿子说话时，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慈爱。

一个警察的眼睛闪了一下。“爸爸？”他重复道，“他是你儿子？”

另一个警察突然咬住手指，惊叫道：“这里简直就是个猴子山！”

“上帝创造了一切。”山姆牧师温柔地说。

“听你这么说，还不止这五十个黑人小孩。”一个警察说道。

“我只是上帝的工具。”

另一个警察突然想起了他们来这里的原因，于是问道：“大叔，你在窗户上挂了一张告示，想要一些育龄妇女。难道你的女人还不够吗？”

“我现在只有十一个，而我必须要有十二个。之前的一个死掉了，

需要一个人来代替她。”

“你这句话提醒了我，你的窗户上还有一个‘正举办葬礼’的告示。”

老人露出了近似惊奇的表情：“是的，我为她举办了葬礼。”

“但那个告示已经挂了好几年了，我以前就看到过。”

“当然，”老人说，“我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警察摘掉帽子，抓了抓他的金发，看着他的同伴，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建议。

同伴开口说话了：“我们最好等其他警官来。”

在一位侦探的带领下，哈莱姆区警察局的援军找到了这幢房子。房子里每条走廊的地板上都放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铁板上是烧煤供暖的大罐燃炉。照明的家用灯是用威士忌酒瓶做的，没有暗影。女人们睡在自己搭的床上，六个人一个房间。最顶楼是牧师的专用房间，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夜壶，其他就没什么了。二楼有一个大厅，这个厅所有的窗户都是关上的，孩子们都睡在又乱又脏的床垫上。整个房间的地板上都铺着床垫，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大约有一英尺厚。

当侦探们到达的时候，孩子们正在吃午饭——炖烂了的猪腿和猪肠，就是那个白痴巴伯用洗衣罐煮的东西。这些食物被平均分成几份，倒在一楼中间的一个房间的三排水槽里。那些光着身子的小孩排成一排，一个挨着一个，双手和膝盖着地，趴在地上像猪一样地泔食着。

侦探们数了一下，一共五十个。所有孩子看起来都不到十岁，似乎都挺健康，甚至有些胖，裸露的肚子都凸了出来。其中有几个的头上长了头疹，男孩子大部分都有着在他们这个年龄来说过长的阴茎。

几个修女围在前厅一个光木大桌子旁边，热闹讨论着她们用廉价木头搭的玫瑰花园。她们那如同吟颂圣歌诗篇般的悦耳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沁人心脾的和谐，但是由于奇特的发音，没有人能听得懂她们在说些什么。

那个白痴黑人平躺在布满裂缝的厨房地板上，头上缠着一块脏了的白色绷带，上面涂着红药水。他正在熟睡，发出的鼾声听起来如同抽水马桶堵塞时那种令人绝望的声音。数不清的苍蝇和虫子正蝇食着他那张兔唇嘴边流出来的口水，似乎那比罐中的残羹更有诱惑力。

穿过大厅后是一个小房间，山姆牧师称之为他的书房，现在他正在里面接受所有警察——一共十二个——的严厉质问。山姆牧师礼貌地回答了所有问题，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不安情绪。的确，他是一个经历过严酷考验的牧师。谁给过他这些考验呢？上帝，还能有谁。事实是这里的所有修女都是你的妻子，修女们可是曾神圣宣誓要永葆贞洁生命的，你怎样解释这一切呢？是的，但修女也分白人和黑人。她们有什么区别吗？教会会为白人修女提供住宿和食物，而黑人修女就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这一切。但她们是禁止结婚或从事任何淫荡活动的。是的，是的，准确地说，我的修女们都是处女。但是她们又是你的妻子，并且为你生养了孩子，哦，你有五十个孩子，这又怎么解释？是的，对于生活在罪恶世界中的警官们来说，可能不能理解；每天早晨，我的妻子们起床的时候，都是纯洁的修女。只有到了夜晚，在黑夜中，她们才使用上帝赐予她们身体的功能。你的意思是她们在早晨是处女，白天是修女，而晚上却变成了你的妻子？是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表达的话。你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有两种存在方式，两者是平等的，甚至是可以被分离的——我和我的妻子们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好吧，但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不穿衣服呢？为什

么，因为不穿衣服更舒服，而且买衣服需要花钱。为什么不在桌子上吃饭，像正常人一样用刀叉呢？刀叉也要花钱，水槽相对来说更好。作为白人绅士和执法官员，你们当然能理解我说这一切的意义。

十二个警察顿时涨红了脸。大部分问题都是领头的警长问的，他又发起了新一轮的提问。你还想要一个妻子干吗呢？山姆牧师抬头看着他，下垂的嘴角满是皱纹，有点惊奇。警官，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问题，我要回答吗？警长再次涨红了脸。听着，大叔，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我也不是，警官，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么，上一个是怎么回事？什么上一个，警官？死掉的那个。她死了，警官。怎么死掉的，听不懂吗？就是死了，警官。什么原因？上帝的旨意，警官。现在，听清楚了，大叔，是你自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她是得了什么病吗，死亡的原因是什么？生孩子时死的。你刚才说你有多少岁了？大约一百岁，据我的推测。好的，就算你已经一百岁了。你把她怎么处理了？我们把她埋葬了。葬在哪里？在草地里。听清楚，大叔，埋葬是有法律规定的，你获得允许了吗？白人有白人的法律，黑人有黑人的法律，警官。但都是上帝的法律。哪个上帝？白人有白人的上帝，黑人有黑人的上帝。

警长终于用尽了他的耐性，决定不再询问山姆牧师，转而进行自主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警察们了解到这一家人的生活就是靠修女妻子们在哈莱姆街上乞讨救济品来维持的。他们还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三个可疑的土堆，掘开一看，里面是三个女人的尸体。

2

哈莱姆区，凌晨两点钟，天气依旧炎热。尽管可能你并没有感觉到，但是从人们的行为中可以判断出来，此时每个人都开始变得柔软，汗腺张开了，脑袋像一台新辛格缝纫机一样运转着。所有人都在狂欢，身体贴着身体，脸贴着脸。一个白人男子出现在这样的夜色中。

他正躲在第一百二十五街和第七大道西北口的联合烟草商店门后，看着正对面特雷莎大厦午餐台旁一群嬉闹的男同性恋们。玻璃门大开着，整个柜台正对着人行道。

这个白人男子因为眼前的“女孩们”开始兴奋了起来。“她们”全是有色人种，大多数都很年轻；所有的人都是直发，静止时就像丝绸，飘动时就像海上的波浪；“她们”的眼睛上都戴着长长的假睫毛，上面还涂着一层睫毛膏；柔软的大嘴唇被涂成了棕褐色；“她们”的眼神是赤裸裸的，透露着“她们”的品质恶劣和不知羞耻，看上就像

一群贪婪饥渴的觅食者；“她们”都穿着彩色的紧身短裤和短袖运动衫，露出棕色的手臂。一些坐在柜台的高脚凳上，一些斜靠在柜台上。“她们”的声音发颤，身体不停地动来动去，眼神飘忽游移，屁股暗示性地扭动着。洁白的牙齿在冒着汗的棕色脸上闪耀着，黑色的眼眶中散发出赤裸裸的欲望。“她们”用手指尖轻轻地触摸着对方，同时还情不自禁地用假声惊叫着“小姐……”，动作和表情都很肆意、下流，似乎在“她们”的脑海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放荡的狂欢。是哈莱姆炎热的夜晚催生了这种廉价的、虚假的激情。

白人男子嫉妒地看着“她们”。他的身体颤抖着，就好像他正站在一堆蚂蚁中间。他的肌肉因为痉挛过度而变得畸形，半边脸搐动着，右腿有些麻木，裤子太紧，让他的胯部非常不舒服。他咬住舌头，眼睛都快要从眼眶里暴出来了。可以看出他正热血沸腾，但却不知是哪一种形式的热血沸腾。他终于无法控制自己，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

开始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他是一个长相普通，有一头浅色头发的白人男子，穿着浅灰色的裤子和一件白色运动衫，在每个炎热的夜晚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这样的白人男子。这个交叉路口的四边各有一盏明亮的街灯，警察常常在这里集合。白人在这就像在时代广场一样安全，而且他们在这里很受欢迎。

但是这位白人男子却有些害怕。他飞蛾扑火般跌跌撞撞地走过街，走路的样子就像一只螃蟹，似乎身体仅剩的最后一点意志，也马上就要被炙烈的欲望征服。因为太专注地看那群嬉闹的“女孩们”，他差点就被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出租车撞倒。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黑人司机愤怒地大声咆哮：“浑蛋！没见过女人吗？”

他跳向路边，脸微微发烫。围在柜台旁边的“女孩们”全都将赤裸裸的眼神投向了。他。

“哦！”一个做作的声音兴奋地尖叫道，“一个甜心姑娘！”

男人退回到人行道上，满脸通红，似乎马上就要逃跑或者哭出来了。

“别跑，姑娘。”有人说道，那人洁白的牙齿在厚厚的棕褐色嘴唇中间闪耀着。白人男子低着头，沿着第一百二十五街朝第七大道走去。

“看，他脸红了。”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哄笑。

白人男子直直地看着前方，似乎想要装出一副对“她们”完全不关意的样子。但就在他经过柜台，马上就要走过去的时候，一个坐在柜台最后面的体格魁伟的男人起身离开了，白人男子用余光瞥见了空出的那个座位。

“一杯咖啡。”他走过去大声而简短地说，想让人觉得其实他只是想要喝一杯咖啡而已。

侍者给了他一个理解的表情。“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白人男子强迫自己看着侍者的眼睛，说：“我只要一杯咖啡。”

侍者带着嘲笑抽动了一下嘴唇，白人男子注意到他也化了浓妆。他偷偷看了一眼柜台旁边的“美女”，“她们”那一张张闪闪发亮的茶色嘴唇看上去太诱人了。

为了引回他的注意，侍者不得不再次开口说话。“排骨！”他用嘶哑的嗓音低声地建议道。

白人男子的脸又开始红了。“我什么也不想吃。”

“我知道。”

“给我一杯咖啡。”

“还有排骨。”